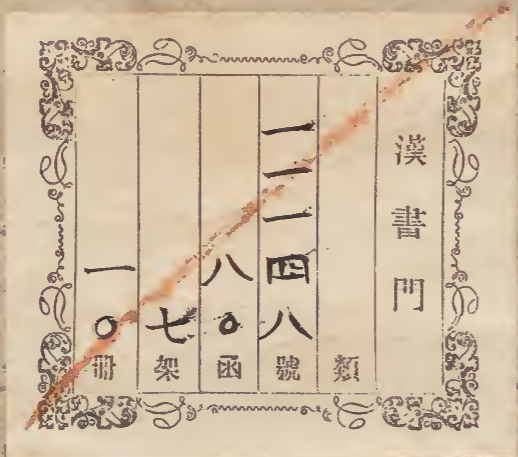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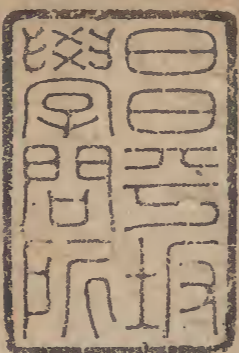


文苑春秋

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148
冊數	4 (4)
函號	360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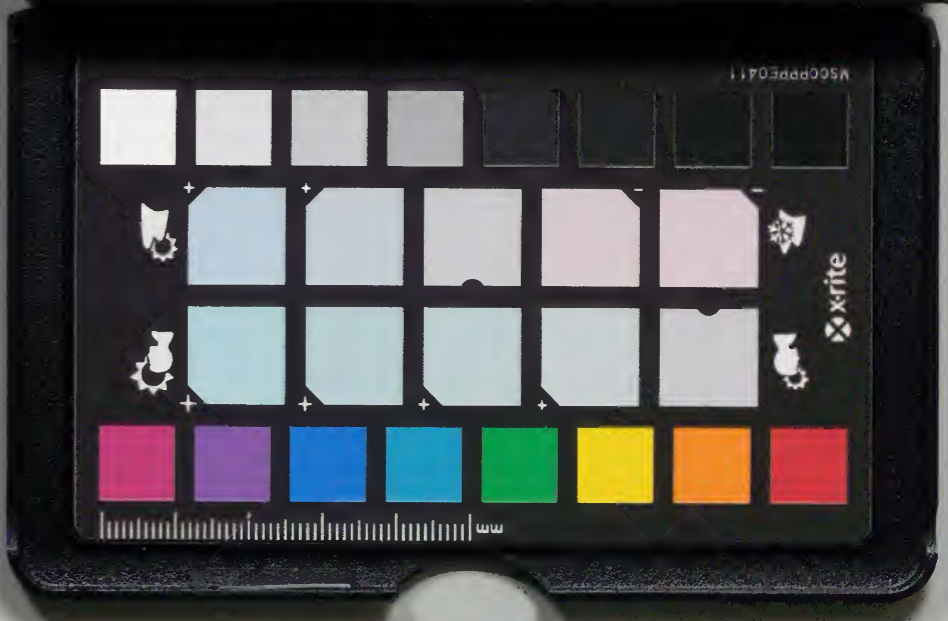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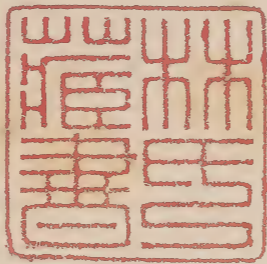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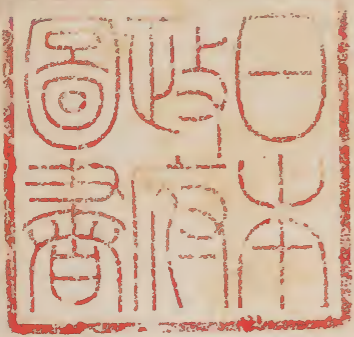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list or record,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round the main content area.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at the top of the left page.



文苑春秋卷之四

宋文

李相論治

五季壞亂極矣宋興太祖太宗平列國御北夷真
 宗之民稍寧矣洺水李沆作相止紛更務休養也
 真宗即位沆為相王旦參政既與契丹和親旦問曰
 和親何如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沆曰
 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凶逆奏之且曰小事不足煩
 上聽沆曰人主少年常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
 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人

淺草文庫

主豈可使一日忘憂懼邪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後王
欽若丁謂進道上巡遊大修宮觀旦欲諫則業已同
之欲去則上待之厚不忍乃嘆曰李文靖聖人也
沆接賓客寡言馬亮謂沆弟維曰外議謂公為亡口
匏維乘間達亮言沆曰今之朝士得上殿言事上封
論奏了亡獲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比
有強虜西有戎遷日軒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
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
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
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將必有何策而與之接

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
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嘗言居重位實亡補萬分惟中
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耳朝廷防制
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即所傷多矣檢人苟一
時之進豈念民邪 上問沆曰卿獨亡密啓何也對
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之
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敢效尤沆常讀論語或問
之沆曰沆為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未之能行聖
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上嘗問沆為政奚先對曰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後有

薦二人可用者上曰沆嘗言其非君子歐陽修曰相
歿二十年後使人主追思其言以何道也蘇頌答曰
無心故也

銑曰夫子有言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故議禮
制度立學申訓然後其富可有也夫富而不教則
國奢俗靡終亦必亂而已矣必也希聖之儒然後
協公於萬民取則於三王彼沾沾之徒自伐其知
脅以君權擾民基弊不若仍舊貫焉利多害少耳
士求自濟及才不中程者棄之嘗矣以是繫天下
之士皆亡足與言未可也銑嘗自誦曰天生一世

之才足周一世之用當獎成之可也天生一方之
材足辦一方之費勿暴殄焉可也

諫天書

天書博平孫奭諫真宗也王欽若間寇準道其君
以作偽也

臣切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
屈至尊以迎拜婦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
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
軍以帛書飯牛陽言旱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
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

誅死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
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椎材先帝可謂英斷
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券等皆王鉷田同秀
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林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
必福我而安史亂雖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
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夫以
明皇之英睿而禍患徼至曾不知在位既久驕亢成
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孰導
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
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

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奈政經民心用
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止自衛冠寶符安能排
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椎材
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

論四臣

廬陵歐陽修惜仁宗之棄賢也仁宗亟用賢即以
小人參之國多論靡書一也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察臣

愚懇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親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天下之士皆共知其有
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能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
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
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
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
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
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
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皆蒙陛

下聖恩最厚而忽一時逐去弼與仲淹荷陛下委
任尤深而忽遭離間臣謂必有小人以朋黨專權之
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
議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
黨猶難辨明自近年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
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同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於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至如杜
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請寬之仲淹謂契丹必

攻河東請急修 這備富弼則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
不來又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永洛城事韓琦
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
事尤彰著 陛下素所知者此四臣可謂天下至公
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羨之不暇及為國議事則
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貞得漢
史所謂忠臣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夫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
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
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 陛

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 陛下亦五
六召之富弼二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以每一命皆再
三懇讓者愈切 陛下用之愈堅臣見其避讓太
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
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 陛下見其皆未作事乃特
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
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
出乎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弼等
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仲淹深練世事必
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

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
自出意見但多舉 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
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恠弼等蒙
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
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
宣撫 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
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機違盟而
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 陛下憤耻雖
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心買和莫大之辱弼
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 陛下不次進用之恩

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治山傍海不憚勤
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
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
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
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
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
日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
為 陛下惜之也伏惟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
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 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

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議西賊議和利害狀

宋以金幣奉夷狄苟安目前謀國之亡人也修病之

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五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姑目前之事能慮嚮去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自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慮欲就和平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

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是此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日不忠於

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儒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輸運任邊鄙者勞於戎事君者避此勤苦苟欲陛下急節就和而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備嘗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廢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急於廢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

言

言

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善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論君道

河南程顥告伊宗也王佐之才也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而明善惡之歸弊忠

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其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善心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儒賢

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
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
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
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嗷嗷無復廉耻蓋亦朝廷
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
下嵇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剛健而方
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十事

程顥請法古立制也宋興久矣事靡經制官錯冗
濫亡以善其後焉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
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
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異不同條而共貫哉蓋
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
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
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
欲修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
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
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
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

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
天理之不可見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
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
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
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
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
有古今之異著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
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
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紀綱小王今官秩

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法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
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
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
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湯然無法富者
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
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
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
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
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都遂以相
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

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工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吏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是身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

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餓滿路如不幸有方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

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
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
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
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
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
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
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
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
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

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
修奢靡相尚鄉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
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
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
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
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
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
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
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
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定性書

定性顯答張載也中庸之旨也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責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宜酸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

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其第能於怒時遽亡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不停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應詔陳失政疏

涑水司馬光諫神宗也王安石小人之闇者妄投君好創立新法將亂天下也

臣伏讀詔書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臣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擲在朝廷屢以狂言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

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寒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敵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

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入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上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

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瞻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

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今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是以士大

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
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
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
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
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
庶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
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
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
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
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作瑣

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
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
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又無貴
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
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
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
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
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
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大
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

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錕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米食以為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為法則不然無問官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

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新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歛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

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六抵之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肅聚連辟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

肩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殺作秦誓蓋悔弃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耻疆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

哀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
詔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誦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
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
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禱唯冀陛下之覺
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
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
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
詔書宣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
下已知前日之失而必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
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

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放遠阿諛勿使雍蔽自擇忠
讜為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青苗
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
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
法罷市易務止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
亦除利權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
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差州
縣相度冗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
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
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

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早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寔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

與吳相書

安石行新法克在位不諫意若曰事非已出利則我共之害則任彼之自覆也鄙夫之志也光責之
光不善新法幸於君責其相勸安石改過至哉救時之忠也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

今日時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
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踈冗之人無一物可以
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
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
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切見國家自行新
法以來中外洵洵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
於煩苛以夜繼書案置實務崇飾虛文以刻意為能
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
業愁怨流離_離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
之覺寤_寤法_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

文苑春秋

卷三十三

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
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培斂日急河北
京東淮南盜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
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蟲蝗所在
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
必無而怡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
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
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
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蔽口瘖終能為
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大師名播無窮

文苑春秋

卷三十三

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
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
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
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
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
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逢蠹
有毒則切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還機柄
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綬嘯傲
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
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

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
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鄆郢而北轅疾
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稽
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
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
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
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
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
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
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繁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

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
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政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
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矣今不治遂為痼疾雖丙魏
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
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
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
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
切於報德務盡區區不覺辭多

上皇帝書

眉山蘇軾諫神宗也言安石行新法厲民召亂也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
在不赦側聽逾旬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
不惟赦之又能聽之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
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
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
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
四海而屈於匹夫有君如此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
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入莫
不有所待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

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子
臨兆民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
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
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
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
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水無根則
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
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
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
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

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
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
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
亡至於其身亦人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
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
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
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
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
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
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

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
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
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
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
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
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
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
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
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
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

而其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
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
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言夫入言雖未必皆然而
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
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
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
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
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
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

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
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
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
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
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
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
立法必使宰相孰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
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
孰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

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
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
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今所圖
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
鬪獸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
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
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
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
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書曰謀
及卿士至于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

少則靜言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且
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君臣宵
旰幾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
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
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
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
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
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
上言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
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

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
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揚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
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
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
融威勢不敢異辭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
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事少而員多
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悔慢
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常情不

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

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甲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更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挫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
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
陂婚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
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
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
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
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
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若凋弊太
甚厨傳蕭然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
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

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
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
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
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
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
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
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
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
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

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
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又欲使坊郭等第之
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
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
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
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平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
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
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四半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絕而未亡則是家有
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
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
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宜有禁令陛下始之成
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三四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且東南買絹不用見錢陝西糧草不
許折充朝廷既有著令職司人每舉行然而買絹未
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

說亦是空文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
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
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了手約束難恃豈不明
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
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
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且夫
常平之為法所守者約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色止
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
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
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

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
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一青苗其勢不能兩
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問人人知陛下方行此法必謂
有利無害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愁怨之
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
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
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
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費久桑羊之說買賤
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

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

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上沛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

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
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
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
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
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
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
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
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

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
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是以古之賢
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
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
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
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
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
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取燕趙復河
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
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

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
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
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
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
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
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
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
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逞吐納之效歆上藥
而用下品伐百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
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
以集事忠厚近於法蘭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
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
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
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
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
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
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正
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
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

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道德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漢文欲用虎圈音天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

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音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音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音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音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竊謂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公係單于則是處

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二表五餌人知其
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
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
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
所及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
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更法
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大
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
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

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
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
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
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
析毫釐其間一事齟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
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
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
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
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
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

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
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番官
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
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
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
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
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
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
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

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
立法以救弊國家和賦摠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
古揆今則似內重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
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
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
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
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
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
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
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

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
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
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
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
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
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
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當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
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英廟之初始
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

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
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
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
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
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
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
書疑其大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
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
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

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過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道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主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道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

綱者此之謂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之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治道論

蘇軾告哲宗也軾懲王氏之誤國故欲尚忠厚務
簡靜也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
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
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
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特使薄
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然莫大於好
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
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
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
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
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
之効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

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
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
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
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
曰吾以禁姦惡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
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首亡國之
言也秦二世王莽當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
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
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已而從眾眾之所是
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

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
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遠眾而
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
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
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
人竊吾威福以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
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
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
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
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

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
天下此不可不辯也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蕭何
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
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
不勝民無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
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
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
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敢盡
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

書摭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
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
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臆
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道也不可
以不變易白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
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
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
茗之禁稱皆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
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
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

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
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
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
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
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
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
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二百
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
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
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

稷之深憂而循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矣哉

答詔問

相州韓琦罷政神宗諮以邊務琦意先伐謀也
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詢及孤愚臣觀近年以
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
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
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
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
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
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

一路戕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
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溘灤向聞遣使部
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
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
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
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預降弓刀
新樣人作戰車費財彈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三
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差言出征又深見
可疑之形七也夫契丹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
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懼蹇以探

伺朝廷况代北初為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為之
虜情無厭浸活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大舉勢
必漸擾諸邊至隋明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
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參自此聞新法日下
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
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
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
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
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
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

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
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
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
也又好造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
必曰虜勢已衰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
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
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麤勇
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
不繼腹背受敵雖苗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
溝之敗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

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
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
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隨黨世之奸如
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慮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
延歲月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
忠鯁使天下悅服邊供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
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

銑曰宋視遼為夷其強則賂之金幣視夏為僕
隸及其強則賂之金幣國非其國也神宗耻之耻
之誠是也胡不用直儒修王政乎安石乃為之殖

財以養兵足兵而平夷夫財聚則失民亡民而動
焉往而宜也况用師者又王韶章惇之徒與安石
曷謂乎亡宋也啓倖門也惟其言之從違為用舍
也佞人有階而伺升故惠卿出而章惇入章惇敗
而曾布興京不借權其喪邦也忽諸

經筵劄子

河南程頤傳幼君也樓鑰曰此伊訓說命之文也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
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
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
德端方之士而少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
之資得於天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
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
率一日之中接見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
少則自然氣節變花德聖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
德之士以待差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
人直宿以備詰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
殿召見從容宣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

稽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
不甚大切聞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
然而退情意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左
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
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
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
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
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
正君知規過而不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

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
起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
臣以為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
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
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
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
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
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
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
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

此

春秋傳序

頤發聖人之蘊也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
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
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
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
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
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
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
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
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
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
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一戎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論農

論農華陽范祖禹誨折宗也養民君之職也農德
之本也王安石以虛名被用臣自尚奇功騁詡言
也

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
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
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
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
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
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
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
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
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
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
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
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
不可不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
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
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天生民之衆雖繫於一人

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
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
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
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
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
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
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
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
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
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蚕婦置之殿庭

欲見之而不忘國家祖宗以來九重農穡太宗嘗謂
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蚕既併功紡績而繒
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
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
種獲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
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論分別邪正劄子

論邪正蘇轍諫哲宗也丑石惟辨邪正為職一辨而
天下定矣調停臣自謀身安也范呂誤國之大罪
焉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
可並處朝廷臣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顧
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
退伏思念若使邪止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
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
而不言誰當救其大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
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
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周
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八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
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

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
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
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
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
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于外
安而無怨故聖人夕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
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
無失其所天下之文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
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及復故泰
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

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
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有也故臣前所上劄子
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職心至於牧守四方奔
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
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宣之於內是猶畏盜賊
之欲得財而道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
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
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
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繫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
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臭有臭蓋謂此矣昔

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歷歷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踖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

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其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瞻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當罰必公舉措必當國

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
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
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
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
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
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
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
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銑曰轍上奏其宣仁既崩國是初移之時邪宋諸

臣爭於熙寧者是非也爭於紹聖者治亂也爭於
大觀以後者存亡也宣仁賢矣然臨政非與也唐
穆宗崩宦官請郭后稱制后却之曰天子雖少得
賢相輔之卿輩勿與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
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

中興十議

徵欽入虜高宗興于南邵武李綱責難於君正義
申法起頽靡厲英哲也

議國是臣竊以和戰守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
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

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景德中契丹
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
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
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
之金幣以議和徽劫寨之小衄而不戰於和與戰兩
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初春固守為然而
不知時事異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
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
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
王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器械百工伎藝采邑之歸

北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口親王六宮戚屬宗
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
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
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
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噐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
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御侮救寧
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陛下父兄沉于
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
孝友之德臣竊謂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
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

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
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
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
謀立子圉以靖國人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
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
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
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
謀陵懦畏彊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
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
其意又將隨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

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
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
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
余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
拱手聽命必盡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為今之計
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姑俟於可為
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
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
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
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

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馮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王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矣八議巡幸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以天下之利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

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又臣嘗置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諸時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變輿順動以天臨之暨觀山河之形勝自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間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執又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英雄無所覲覲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

大略卷八 信五十九

荆湖建康當參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
事壯麗且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實于法
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赦令臣伏讀陛下
登寶位赦書所疑者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
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
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絕矣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
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自為逆魁故其偽赦不循典
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繼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
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
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輔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

以其負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
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
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
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以
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入次
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
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
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
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覆實之政豈可不
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

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入下循資安置編管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 議僭逆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

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褻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

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
之有哉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
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
臣賊子之戒 議偽命運會之既何代無之為臣子
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
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一聖擁鑾輿而
北遷逼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息息忘朝廷之厚
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
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
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得命令廢一朝而建偽楚

者有因之姦利汙染國戚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
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
以辱本朝以誚邦昌者或草勸進之表或定冊之
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之所以責士大夫
也至於武夫則當闔略昔李唐有之祿山之亂大臣
如達奚珣陳希烈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
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
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
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
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

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終如李若水等皆
追贈而優卹其宗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
不變矣近世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
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
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
議戰臣聞二帝三王皆有戰績夫豈不欲坐致治安
哉勢有所不能也本朝藝宗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
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三百年夷狄賓
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
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

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故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
而致靖康之禍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
地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
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
威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
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興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
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
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
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田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
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

兵戰勝之術緊可觀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 議守居山者必向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居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而欲

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二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釁端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募以為異日之圖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

汧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 議本政朝廷天下之大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向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

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潛偽號為中興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閣宦恩倖文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幸甚 議責成夫廢毀贊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今以州

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
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
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
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
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
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無所適從
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
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
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不卒所
謂黏罕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

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
勝也陛下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
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
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 議修德國家新罹夷狄
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
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
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
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
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
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

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羨墻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

論遣使劄子

夷以和愚宋亦自愚張浚好先用罔崇安胡寅

諫高宗且非浚誤國也

臣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何薛遂行然臣再三思慮未曉其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者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

兵其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鈞引虜使入國孰視而去曾不旋踵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况何薛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備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

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耻終不屑受其
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
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
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
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
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
曾謂何蘇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
大欲有無厭之心正欲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
救而况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
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

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
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垂雲馭風徑至虜庭哉
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
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宥善使人達之於虜哉
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
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然一弱一強強者侵陵
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
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
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
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曠

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金克殘不義特盜賊之
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
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
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
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
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
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
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
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
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

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父兄摠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
不滌之耻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
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輪忠效智建立功
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
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
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
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
欵之音者況今歲月已久虜必重闕惟懼我知之今
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
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

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
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
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且如艱梗悠邈
必無可達之理乎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
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
之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
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
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
在復漢曹操為賊亦能三分鼎之魏延山奇欲速孔
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

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二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最
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君
如彼何哉強為羞也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
用賢才脩政事自為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
未可惟是堅守耳吳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
能有為至於何薛之之行決須取辱臣豈得以張浚有
言而自抑也

戊午讜議序

讜議南度諸臣爭和議也新安朱熹序誅檜之奸
且痛其君之闇弱也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有其君父不
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
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
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
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
其臣子之身而苟不及五世之外則猶在手必報之
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

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
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
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
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
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
捷告恢復之勢蓋已計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
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
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
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

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訾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彛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亡讎忍辱為事理之當

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噫或可哀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通于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潰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

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木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

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一不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亦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隨之萬事所以不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以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其難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其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

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且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一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立朱熹序

銑曰朱氏感於孝宗而作也孝宗有雄志而亡雄才誤於張浚而喪師甘心叔姪以奉夷南度名臣介介自守亡經國之畧又有竊位盜名者自趙鼎之外亡足算也士習大渝邦猷靡定棄中原安僻隅正同東晉而靜亂保境文弗及焉

上殿劄子

史彌遠患失位矯詔立理宗廢濟王已又殺之宋

亡三綱夫建安真德秀採其君之惡也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奠位而太分已明帝降之秉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五石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的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

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主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

安疆盛之世綱常隨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拯者固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副陰慝內熾讒巧文煽國本遽播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孽伐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柰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

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
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
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
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
陛下天啓敝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
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
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慶天
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隸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
誼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
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

國將柰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人學曰上老老而
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室不仁一國興仁一
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
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中順之風愛敬虧
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
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天子之孝與臣
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
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茲心闡之至恩則先
意承志者不可後脩隨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
朝夕惟實德是克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

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
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王思平居之反身
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和睦之仁內而六
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
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
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
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脩者仁之本
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
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
入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茲維不得為辭以

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
此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濟王於陛
下其屬為兄雪川之變迫於群兇前有避匿之迹
後有討捕之謀情實可考昔雍熙秦郊之事方有
罪不免降遷及薨亡不廢恩卹諸子俱蒙遷擢乞
下明詔考求雍熙故事濟王雖亡子興滅豎罔在
陛下為之扶綱常於既墜全恩義於已虧

邊事狀

德秀傲其君之宴安也宋嘗幸遼之將亡而不虞

金之張茲幸金之將亡而不虞元之張也舍滅亡奚適焉

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庭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證具形括馬數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任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臣竊

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

宣為鑑而已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
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股肱不良萬事隨壞其在虞廷
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
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者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
極成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
以娛群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
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正丈人吉又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總師必得老成厚重之人用師
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失主
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陞級之法不行潰敗

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
賞罰無音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俞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
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
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群臣
恬不知警方且以恠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不
畏天戒其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
諫弗弗自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
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
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

屏出大學朱夢說以昌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
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
四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
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此累朝老成之望
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彘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
賤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摠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
久安得乎其失五也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皆彼濫廁樞
庭其軼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膏粱子弟
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

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顯為蒙蔽以期上聽劉
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
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
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
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
勛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
法而比屋歎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
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

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復敵謀片
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
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
以僕隸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
庸懦不武敵師得以馮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
譚稹其為駑怯之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
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
之鄭崎嶇疆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
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
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屢之有

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地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
而秦之求無已以有五壘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
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疆
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
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去凡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
海未易測其雄深何如處有他志不幸姦臣府肉夫希
功寡謀唯恐無以順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
契丹舊數而不辭邀三古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
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
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

劫順承無敢或戾而高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
犬豕豺狼本無厭足是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
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致結余覩為造釁之由
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
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署華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
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恠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
之風而群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
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
仍修省之實未覩言曰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
不參用而正論未嘗權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諂諂猶

或得志蒙蔽之
恐後之視今猶
事不敢盡言獨
韃韃之在今日
為鄰亦必祖述
歸我矣今獨不
受之則享虛名
假大義以見攻
遣使以觀吾之
溪壑之欲不從

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
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
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
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
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
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
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詞
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
答率從之則要索亡厭豈能滿其
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

出於此不可不察圖所以應之也自二數年來謀國者不深惟長筭而一切倖安襄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之渠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蒙昧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遣遺民皆古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緩懷疆吏非人唯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其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槓來者即行勦殺西州

總戎之帥殺程彥暉一家及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鄰國之侮開遼道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二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以冊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垣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心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安及符堅既

滅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鳩張蓋有河朔而揚劉群盜又皆徃徃服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儲蓄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勇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強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景德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宣和之市是也儻不思自彊其國而倚賂遺以幸一日之安口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在吳未易為力者然其君臣

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爰爰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符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中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襲正如熊咆虎闐近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

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群臣為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自彊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為者哉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全不知其所終也

元文

耶律中書輔政

楚材一書生暴夷敬而從其言忠信之至也為中國存民也長子宋子貞志之

公諱楚材字晉卿遼之裔也元太祖召用之語之曰遼與金為世讎吾以為汝報世之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北面事之既為臣子不敢懷二心讎君父夏人常八斤以治弓見用乃託公曰本朝尚武而公欲以文治左矣荅曰治弓尚用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邪上出征得一獸公曰此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是亞殺之象上天遣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

人命實陛下亡疆之福上即日班師丙戌靈武下諸
將爭掠子文財帛公取書慰部大黃兩驄而已既而
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活幾萬人太宗即位諸
國來朝者多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大位願亡汚
白道子從之夷俗以白為主也天下新定所在長吏
皆得自尊生殺少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
襁褓不遺者公首奏禁絕大祖西征後倉府亡斗粟
尺帛中使別送等僉言雖得漢人亡用不若盡殺之
使草木長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天下之廣且富何
求不得但不為耳何名亡用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

鐵山澤之利一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
十萬石上令公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皆
用儒者極天下之選因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
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諸路長吏兼領軍民
錢穀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課
稅所掌錢穀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長吏
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專使奏公專用南朝舊人且
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
連諸執政同列股栗咎之曰何必更張計必有今敗
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果獲罪不以累

公上知誣公逐其來使月餘咸得不被訟上命公治之公曰此人倨傲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南方請俟他日治之上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效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銀絹米穀籍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南國復有卿比者乎公曰臣最不才故留於燕耳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中貴奏撥戶一萬為采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曰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國人同兵賦所出緩急得用特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克此後且實山後之地從之壬辰車駕至河

南詔陝洛秦魏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緩復資敵悉可誅公奏給旗百面各歸已降之郡所活不可勝計國制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亡赦汴京將陷大將來言此城相抗日久請屠之公馳入奏曰陛下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亡民將正用之上疑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城中殺之則一亡所得是徒勞也上詔除完顏一族外皆免後取淮漢諸城作定制河南初破被俘虜者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初停留逃民及給食者俱

死一家犯禁餘皆連坐曹廷百姓皇駭雖父子兄弟
被俘者不相顧逃民踣死道路公進言曰十餘年間
存撫百姓以其有用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
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罪數百人乎上停其
禁金亡秦輩十餘州不下公奏此皆吾逋人故畏死
力戰宜許以不殺遂開門出降上議割裂州郡分賜
諸王貴戚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
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已許公曰若樹置官吏必
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是歲始
定天下每戶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與所

賜之家上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
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塩銀一兩四十斤為永額朝
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
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賊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
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有此輩公曰君父臣子之教
豈欲陷之不義尚時有之有國家者必由三綱五常
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有罪而廢萬世
常行之道邪初公所定稅額歲銀一萬定河南平人
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回鶻安天合倒身事公求
進公雖加獎借不能如望即奔鎮海百計行間首引

回鶻撲買稅額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再增亦可不
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近侍左
右皆為所啗上亦惑之公爭論聲色俱厲卒不能奪
乃嘆曰撲買之利興必有躡迹而纂其後者民自此
大困窮矣公以身徇天下之急每陳利病休戚辭氣
懇懇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宋子貞曰元承
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
有父子者加以南北之政相戾諸國用臣之事言語
趨向不同公以書生孤立廟廊之上而欲行其所學
難矣哉幸賴天子之明言從計行故奮袂直前力任

之而不顧然見之設施十亡二三天下固被其賜矣
非公不知人之類可知也

立國五事

河內許衡告世祖也為中國修彛倫也

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
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
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
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
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
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
曰自古立國皆有規矩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分更不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
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
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
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
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
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
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

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
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動猶一旦驅之下從臣僕
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
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
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
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
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
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
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
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壁髮之在首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
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
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
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
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
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
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為高
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
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
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

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
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
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
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任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
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
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
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
至於貴冑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
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
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

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
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
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為難而
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為君難
為臣不易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為君之難
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
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
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
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
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

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
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
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
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
人因以為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
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
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
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
激於怒虛心端音執忠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
矣柰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

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
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
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
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
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
天下之人也人之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
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
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江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
易於知上其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
不見欺也難矣

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
事室二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
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
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替其喜以
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
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
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
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
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未必為有功奪者未必為
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

卷之三十一
言九十四

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
尚可防邪太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
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
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
以蟲若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為
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
得甘政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
遭哇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
所措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君之命之况
如所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

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
參之責小利期近以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
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
而又有難人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
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
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
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
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
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
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

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
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
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
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
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
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
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
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
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
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妬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

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
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
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
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
者何邪漢高帝起布天下影從棗陽之難紀信至捐
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
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
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
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
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

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入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為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

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懇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亭山山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極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故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其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

其下而損其不足。聖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
之目也。舉其要則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
本本立則紀綱可立。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
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
也。其四曰。語古之聖。聖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
稷契。蓋堯舜能知入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
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
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
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
天道之實也。稷播首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

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
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
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
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孰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
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
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
重農民。勿擾勿害。馭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
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
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
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

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
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
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
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
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
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
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立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
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止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
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
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

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事而遇
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
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
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
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哀未
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
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
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
不信

大明論中原檄

聖人出夷夏正也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王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恠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

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怨有司毒害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繆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

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
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石布衣因天下
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
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
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
稍精控弦執矢日視中心我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
心予恭天成命固敢自心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
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擊
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
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永安於中華皆我者自甯

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以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
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士色目雖非華夏
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
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文苑春秋卷之四畢

文苑春秋後序

少石先生爲文苑春秋成以示予予讀而
歎曰自夫道之不行而政多戾矣自夫政之
不經而世多故矣仁義寡施雍熙日遠六
經而下必也舉斯籍則天下有道矣後有
作者其孰能舍諸大猷之經先民之程乎
世儒有言經載道史載事夫道率性者也
始於敕身終於持世子曰道不遠人至其
反身之功在於子臣弟友之間非如世之
言遠汗漫使人失據者也六文之貢百篇

之述詩之列國春秋之五霸禮之綱紀乎
百爲人事盡之矣是故經言其理史言其
迹鑿鑿乎日用之常也仲尼刪定墳典斷
自唐虞迄於秦世脩已御民卓乎世準已
漢以來未有述者後世之文不可爲經則
千載絕響後將何觀必欲律之典謨訓誥
治也泥矣仲淹秉筆議爲吳楚脩史君子
乃立褒貶義例擬之春秋不嫌也夫道篤
於行議於文本之身措之世臧否之繇治
亂之因也故知道者達興衰之原盡人物

之性參天地之化舉明王之隆建太平之
業誦習於庠序敷治於

朝廷無異物焉學者於道不求於尋倫政事
而閉目靜坐異服詭談於戲遠矣謨之六
府三事危之五福庸之九經先王之道盛
世之談固屏浮論而崇實用者乎

嘉靖丁酉仲魏之吉河南彰德府知府關
中朝邑王三省謹序

嘉靖丁酉春予讀通鑑感歷代虧成迺合
之變繹帝王祈命保民之學郡守王子誠
甫數相過論難云予曰古之輯文者采華
蔑實娛詞叛道於民舜何稽予欲取百篇
垂治軌焉潼谷即趣予成之共楮墨之費
夏予大病秋半書畢王子暨郡推丁子汝
諧謀梓已王子以憂西歸丁子以政上都
明年戊戌春丁子還乃尋工嗣守王子成
王郡判辛子
瑚助刻教諭調音訓道芳朝元從予授經

故命校閱春三月甲午梓人告成少石山人
崔銑仲息父識

文苑春秋后跋

君子有功於萬世莫大乎著書吾

少石公居山之日長修學之功深已乃取

古文百篇輯成一書祛繁正訛明治申學

撥興亡之樞昭勸懲之鑑猶吾夫子刪書

之意也一日示律讀之神肅氣爽即壽於

梓蓋凡人代得之則昌遠之則災作聖者

有階經國者有範云

嘉靖丁酉嘉平節孟五後學子律謹跋

文苑春秋後序

吾師少石公聖賢之學高潔之行與古人
並時崇佛老惟公痛斥非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孟之道不干於思不出於口宗主
斯文卓然粹然年甫四十有七而林居專
志著述爰閱秦漢隋唐五季宋元之文采
錄四卷滿百篇名曰文苑春秋帝王授受
之統國勢離合之實制度沿革之詳治化
淳漓之殊人才用舍之故君父臣子大綱
大法善善惡惡瞭然如指諸掌而后世君

子有感於斯以善自勉以惡自懲不亦大有補於世教哉守相諸公乃請刊布捐俸不給何臨漳尹贊成之命芳校閱以永斯傳匪直訓誨后學抑亦用章吾師明道之功尚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弗墜焉爾

嘉靖戊戌春三月二十日山東古平原門生徐芳齊沐頓首謹書

序文苑春秋後

少石師退鄴十有四祀凡所庸心皆惟經史歲丁酉以文苑春秋輯成章分類析較然可采維國經世有足稽者一日出示守相諸公合請捐俸傭梓刊焉用以廣吾師與善之志以祛談竒尚詭者之惑恐誤猶交豕又命教諭調音及訓導徐芳杜朝元同司校讐音曰吾師之輯匪直文已也觀諸師之自撰與潼谷王公之序激村丁公之跋大意可見予奚贅

嘉靖戊戌春三月二十日江夏門生呂調
音頓首謹書

